

她不学无术却无心插柳造就了千古一帝
她无才无德亦能成就贤后名垂清史
她肆意妄为偏有人愿与她生死相许
她嬉笑怒骂终引来明君折腰情相与

无袖拢香◎著

CRAZY WOMEN IN THE PALACE

网络原名《夕阳红·我是康熙的奶奶》

太后也疯狂

无袖拢香◎著

CRAZY WOMEN IN THE PALACE

太后也疯

狂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后也疯狂 / 无袖拢香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80188-965-2
I. 太… II. 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7771 号

太后也疯狂

作 者: 无袖拢香
总 策 划: 涂卫东
责任编辑: 涂卫东
装帧设计: 小贾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e.co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88-965-2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以前常爱和同事开玩笑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以此作为偷懒的借口。我，很怕学习。

只是没有想到，过了而立之年的我忽然对虚度的青春有了些不甘，竟然学起了写作，将自己的白日梦给记了下来。更想不到的是，居然还会有那么多读者喜欢我的痴人说梦。而且很幸运，居然还有机会出版。

论起来《太后疯狂》纯属无心插柳之作。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涉及九龙夺嫡的，偏于八爷党，于是乎有个别八爷党对我不满。而我是受不得气的脾性，一怒之下就有了本文。还特意用了第一人称，要当四爷的祖奶奶争那口闲气。

开始时只准备写1~2万字，内容比较无厘头，极端恶搞。但没想到反响热烈，被大家一夸我不觉有些飘飘然，内容一添再添，居然写了近10万字，后来因为私人因素仓促结文（在这里要说明一下，第一卷与第二卷是两个不同的结局）。

我写文章比较随性，此一时，彼一时，心情不一样风格也有了变化，于是续文渐渐背离了轻松搞笑的道路，日渐忧郁起来。

可是真的不是故意，写到后来不是我在控制人物，而是人物在牵制我了。于是每每写得泪流满面，真真是痛苦。我写文只为自娱，怎么弄成了受罪？

写文中那封遗书时，是我在机场等候去成都的飞机，忽然来了情绪，就拿出随身带的纸笔写了起来。

当时虽然难过，但没有流泪，因为旁边有人，硬是忍住了。登机后才想到这文写得很不吉利，万一飞机掉下来，万一那个本子幸存下来，会不会有人以为我有个婚外恋叫“烨”啊？

还好，还好，往返的飞机都安全着陆了，我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回到家往电脑里录的时候眼泪终于流了下来。而读者的留言也告诉我，感动的不只是我自己，所以一切都值得。

我是一个很懒散的人，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学的是医学专业，到三十多岁才开始写文，不求名，不图利，纯粹是为了自娱。所以不自寻烦恼，决定原谅自己写作中的种种不足，也不会去强求所有人都满意。

我知道世上的人有很多种，有人会喜欢，有人会讨厌。到了我这个年纪多少也有了点沧桑，有些事情也想得比较开。如果



讨厌的人多过喜欢的人，那我就敝帚自珍了。就目前来看好像喜欢的人更多，所以才敢拿出来献丑。

我不指望这本书会如何大红大紫，我只希望有缘的人可以看到它。如果你错过了，也许，只是也许，你的损失会比我大。

据说我很幽默，我的同事们和我说话时都用手压着眼角，怕笑多了会长鱼尾纹；据说我很搞怪，我的读者留言常说的是“牛、强、佩服、五体投地”；据说我也很会煽情，常有人看了我的文泪水涟涟。

或者喜欢，或者讨厌，看过才会知道。

请你稍稍停一下脚步，翻一翻这本书，也许就是你的那杯茶呢！



CRAZY WOMEN IN THE PALACE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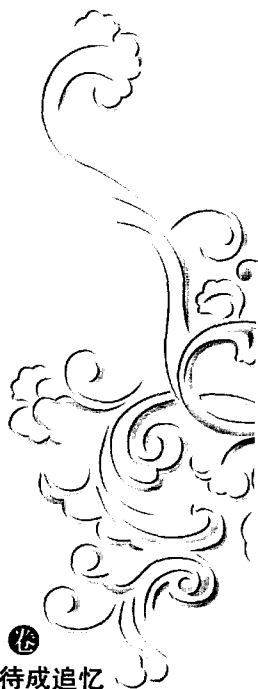
第一章·倒霉的穿越·003
第二章·我的家庭·009
第三章·皇帝是这样培养出来的·013
第四章·我是这样威慑群臣的·017
第五章·似是故人来·021
第六章·双面生活·026
第七章·似被前缘误·030
第八章·无情不似多情苦·034
第九章·祖孙情·039
第十章·明主有花·042
第十一章·霜叶红于二月花·045
第十二章·作威作福的日子·049
第十三章·平淡生活·052
第十四章·惊变·056
第十五章·反穿·062
第十六章·擒郎记·067
第十七章·他心依旧·072
第十八章·生米做熟饭·077
第十九章·穿了又穿·083
第二十章·海豚生涯·088
第二十一章·潘朵拉的盒子·093
第二十二章·难得糊涂·098
第二十三章·人面不知丢何处·102
第二十四章·一鸣“惊”人·107
第二十五章·是金子总会发光的·113
第二十六章·女神诞生·117
第二十七章·各得其所·122



此情可待成追忆

CONTENTS

目录





只是当时已惘然

- 第二十八章·地球是圆的·131
- 第二十九章·无巧不成书·138
- 第三十章·是祸躲不过·143
- 第三十一章·又见玄烨·149
- 第三十二章·在深宫当怨妇·156
- 第三十三章·感君缠绵意,还珠双泪垂·162
- 第三十四章·伤心岂独息夫人·167
- 第三十五章·望断归路·175
- 第三十六章·也许是幸福·180
- 第三十七章·昔日青青今在否·187
- 第三十八章·青青荻上露·196
- 第三十九章·回归·204
- 番外一·金烨篇·爱就成全·209
- 番外二·玄烨篇·人远波空翠·214
- 附录·精彩书评·219



此情可待成追忆

CRAZY WOMEN IN THE
PALACE

第一章·倒霉的穿越



003

我叫林子清，女，今年十八岁。

从小到大，我既没貌美如花，也没文才出众。普普通通一个人，学习不好不坏，品格不邪不正。唯一可说的是颇有狗屎运。比如摔跤准会捡到钱；抽奖总能中个末等奖；干坏事总有人扛；考试时，别人都九十多分，我考六十几分，但都不及格时我还是六十几分。

这不，虽然我成绩平平，却考上一所一流中的末流大学，喜得我爹妈上庙里烧了三天香。

收拾好行李，我没要爹妈送，自己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待到了北京，先报了平安，再找到学校，报名、交钱、找宿舍……终于安顿下来。又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妈妈在那边哭了，我还沉浸在小鸟出笼的兴奋中，装哭腔敷衍了几句。好在隔着电话，他们看不到我的表情，不然又要说我没良心了。

好了，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周围一个认识我的人都没有，我可以开始变身行动了。以前在老家也曾试过，可就如同吸毒的人想戒毒，周围一帮毒贩子，时刻拿毒品诱惑你，很容易就复吸了。所以试过N次失败后，我就放弃了。到高考时，我不顾那帮损友的哀求，毅然报考了北京的学校，与他们远远隔开，以便实施我的淑女计划。

在暑假里，我就啃了一堆诗词歌赋，打好了文学修养的基础。到校后，我更是将唐诗宋词当做枕边书，没事就对着月亮吟上两句。平常时刻牢记多说多错的道理，保持沉默是金，加上我长得一副小家碧玉的样子，没多久就树立起温柔才女的形象。

有几个帅哥开始注意我了。不过妈妈说不要过早掰棒子，多选选才能挑

到最大的，所以我一直撑着不落网，更有了洁身自好的名声。注意我的帅哥更多了，我暗自得意，小心维护着面具，以免露出马脚。

当然，长期压抑对身体有害，所以我选中校园里最偏僻的一个电话亭，不定期给几个损友打电话，说说脏话、骂骂娘。毕竟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要想变淑女，也得慢慢来嘛。

就在系里的新年晚会上，我见到了那根大棒子。

他比我高两届，长得高大英俊。我一见到他就觉得心脏异常亢奋，耳膜上都是“怦怦”的心跳声，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我只能看到他。

可是，他周围已经有了那么多要掰棒子的人，个个那么出色。对他来说，我是最小最小的棒子，无论如何他是不会掰我的。

我迟开的情窦终于尝到了情滋味，却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有一段时间不用压抑我就不想说话，对着月亮也没了装愁的兴趣。我觉得自己像只灰老鼠，只能躲在阴影里仰望他。

好在没多久寒假到了，和一帮损友互骂完一假期，我又生龙活虎了。

回到学校，我又开始对着月亮吟诗了。然后有一根不大不小的棒子开始追求我，我正在犹豫要不要掰他。

这天，又到减压时候，我对着电话与一哥们对损。说到一半断线了，我塞进硬币，还是不通，硬币却不吐出来。我一边骂着“他妈的”，一边拍着出口，还是没动静。四周看看没人，我就飞起一脚，结果哗啦吐出一堆硬币。我叫声“你爷爷的，不打不识相”，弯腰往兜里装钱。

正捡钱捡得高兴，就见有双脚出现在我眼前，一听就是忍笑的声音：“要我帮忙吗？”

我抬头一看，惊得我差点坐地上。是他，大棒子！

他脸上的表情扭曲着，一把捞起快摔到地上的我，又问一句：“这儿装的是老虎机吗？”

我已经傻了，呆呆地问他：“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指指旁边的小院：“我在里面做实验，听见外面挺热闹，出来看看。”

啊，我怎么没发现那儿有个小门？完了！不知他听见多少？我当时的脸估计可以煎鸡蛋了，推开他撒腿就跑。

他在后面叫：“还有钱没捡完哪。”

我一直跑，听见他在哈哈笑。

我又开始哀怨了，这下完了，在他心里肯定认为我是个破坏公物、贪小便

宜、言行粗鲁的坏女孩。我虽然很想他知道我,可也不能以这种遗臭万年的方式啊!

我又一次对月亮失去了兴趣,变成灰老鼠,躲避有他出现的地方。

转眼五一到了。学校有个文艺汇演,我们宿舍有一个女孩要表演节目,排练时拉我去给她拿东西。在礼堂我又看到了他,还是那么炫目。

我缩在一个角落里,努力把自己和背景同化。结果我伪装太成功了,我同学找不到我了,满场叫“林子清,林子清,我的曲谱呢”。等我从背景里剥离出来,大家的眼光都过来了,也包括了他的。

他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我。等我同学拿走曲谱上台后,他来到我旁边,说:“钱花完了吗?我又发现了一个电话亭。”

啊,他认出我来了!我扭身就跑,他追出来:“那个电话亭可还坏着哪!”

我急了:“不干我的事,它本来就坏了。”

他还是不徐不疾地说:“我可以作证,是你踢了它一脚,脚印还在上头呢。”

我快哭了:“你、你、你要干什么?我没、没钱的。”

“我、我、我不干什么。”他学着我的调调,“我就是缺个跑腿的。”

就这样,我成了学生会体育部长,就是那根大棒子,名叫楚依凡的专职跟班。

我总算知道什么是距离产生美了。相处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个有着天使外貌的恶魔。总差遣我干这干那,我的业余时间都耗在他身上了。我稍有不平,他就用电话亭事件来要挟我。我对他的幻想完全破灭了,现在想到他我就想磨牙。

跟着认识了他们班的人。有人就说:“咦,你的声音好熟啊!以前我们做实验时老听见一女孩在墙外打电话,说话可生猛了。要不是你这么文静,我真以为就是你呢。想想有好长时间没听见了,还真有些不习惯。”那人感慨万千,我尴尬得差点死掉。

姓楚的在对面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文静?嗯?”我咬牙忍住了。

学生会文娱部长——江雪清,也是想掰大棒子的美女之一。自从我被迫成为跟班后,她就没给过我好脸色。

这天,在学生会我俩又碰上了。她依旧轻视得瞥我一眼,说:“对于不可能的事就别浪费时间了,最好的不见得是最适合自己的。”

竟然暗示我纠缠姓楚的!当时还有别人在场,我也不好撕破面具,只好淡然回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旁人嗤笑,江雪清的脸白一阵红一阵。

事后我越想越气,我是对姓楚的起过歪念,可我不是悬崖勒马了嘛!怎么



还被人说？都是那个姓楚的害的。

到了晚上，我来到操场。现在我已深刻地了解“隔墙有耳”的意思了，所以都挑空旷的地方变脸。

我大喊大叫发泄一通，就要隐入夜色中，却有个人挡住我去路。

我怕人看到我的脸，不敢抬头。转向另一个方向，那人又堵了上来。我害怕了，莫非是校园变态色魔？

我立住，摆个架势，喝问道：“你干吗？我会武功哦。”

那人却笑出声来，我一下泄了劲，是楚某人。

我气呼呼地问：“你属竹笋的啊？动不动就冒出来，也没见下春雨啊。”反正最差的一面都让他看见了，我也就不再费力伪装了。

他心情很好的样子，笑眯眯地说：“听说你对我有意思？”

我立刻跳起来：“他妈的，谁造谣？”

他叹气摇头：“怎么你在我面前就不能文静点？”

我踢他一脚：“别啰唆，快说！是谁传出来的？”

他故作惊讶地说：“咦？可不就是你嘛！”

“我？”我拔高嗓门，“哪只耳朵听见的？幻听了吧？我去割了它，你爷爷的！”

他弹我脑门一下：“还说脏话！你不是说跟江雪清同是天涯沦落人吗？有一屋子的人都听见了。大家都知道她对我有意思，依此推断你也对我有意思喽。”

“你？谁对你有意思？”我又跳起来。

他却自管下了结论：“好了，我看你这样装文静也替你累得慌。算了，你也别装了，我就好心收了你，免得你去害别人。以后别这么晚来这里了，太危险。”说完拉着我就走。

我在后面使劲想挣脱，可他力气好大。我又伸腿踢他，差点绊一跤，只好不停地骂：“他妈的，谁要你收，你当你是谁？你爷爷的……”

他突然停住，转身，我一下没刹住，直撞到他怀里。他一把抱住，然后我的嘴被封住了。

过会儿，他说：“看来你的嘴巴除了骂人也能干些正事儿。”

我还处在痛失初吻的震惊中，等我反应过来，已到灯火通明的马路上。我的面具系统自动启用，失去了报仇的机会。

浑浑噩噩到了宿舍门口，他命令说：“明天下午五点在西门等我。”然后就潇洒退场了。

我在心里幻想踢他几脚，闷头进去。

一夜辗转反侧，我越想越觉前途堪忧。他又玩什么花样？那么多美女他不

爱，他会那么好心来拯救我？不行！我不能任那个勒索犯肆意压迫，我要反抗！我还要去寻找更大的棒子。

第二天，我拐到电话亭那一一看，哈哈，修好了！罪证湮没了！他对我没办法了！

“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正得意，稀里里，哗啦啦，甩了他一身泥……”我扬扬得意出现在他面前，“知道我刚去哪儿了？我去打电话了。啊，那音质还真清晰啊！”

他也笑了：“你属长颈鹿的吗？一个月前脚踏进水里，到今天才知道凉？”

对哦，我一下觉得没了面子，垂头丧气地摆摆手：“那就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后会无期了。”夹着尾巴我就往回走。

他笑着跟在我后面说：“好了，大不了你再去踢坏一次，也就不冤了。”

我捂住耳朵不理他，闷头往前走。隐约听见他大叫“小心”，我被一辆斜蹿出来的摩托车撞上，我失去了知觉。

我浑身酸痛地醒过来。

怎么这么暗？断电了吗？怎么点蜡烛？我是在哪里？医院不应该是白色的吗？姓楚的带我回家了？看来他家挺穷的，住这么老的房子，连铝合金窗户都装不起。可再穷也不能拿我命开玩笑啊，连医院都舍不得送。哼，我一定要好好宣传一下，看以后还有谁去掰他这根抠门棒子！

我大叫，可只发出微小的声音还怪怪的：“姓楚的！”

就见几个人影连滚带爬地过来，闹哄哄地说：“太后醒了，快传太医……”

什么“太厚太一”的？我正迷惑着，有个穿着奇怪的中年妇女走到床边，焦虑而恭敬地问：“太后，您觉得怎样？”

我疑惑地答：“被子是厚了点。这位大姐，你是谁？楚依凡在哪？”

那女人哭起来，哽咽着说：“太后，我是苏茉儿啊！您怎么了？楚依凡又是谁？”

这姓楚的又玩什么花样？连受伤的人也不放过？他哪找的演员？演得还挺悲痛的。

我哼哼几声：“我还是大玉儿呢。”哼，欺负我没历史知识，好歹我也看过《孝庄秘史》。

那演员更惶惑了：“这本来就是您的小名啊。”

我懒得理她，挣扎着要坐起来，她过来扶我，给我背后放上靠垫。

嗯，服务倒还不错。头怎么这么重？我抬手一摸，什么时候我变长头发发了？我扯一扯，疼！



我大惊：“镜子哪？快给我镜子！”

那个苏茉儿就叫：“快去找镜子。”

不一会儿，镜子来了，苏茉儿举到我面前，另有一人举过一支蜡烛。

她、她是谁？镜子里是个美女，一个迟暮的美女。我皱眉，她也皱眉；我撇嘴，她也撇嘴……我眼一翻，后面有靠垫，没能昏倒，就昏坐了过去。

早晨的阳光惊醒了我。我打个哈欠，看见阳光无比亲切。昨晚的噩梦太可怕了，我居然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老女人，还好只是个梦。

这时，有人过来：“太后，您好些了吗？”

“啊！”我惨叫一声，抖着手指着那人，“你，你怎么从梦里出来了？”我又晕了过去。

经过数次晕过去再醒来，还是回到这里，我终于明白，我穿越了，还是灵魂类穿越。

我看《瑶华》、《步步惊心》时曾很羡慕她们，也曾幻想过自己能穿回去，遇见个阿哥、贝勒什么的。可是怎么会这样？虽然符合了穿越必遇王侯定律，可穿成老女人，我还有什么搞头啊？

我哭，我心爱的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我变成你们的祖奶奶了，只能看你们包尿片了。呜……

是不是我的狗屎运用完了？早知道这样，捡到钱我会交公的，我也不去抽奖了，干坏事也不会让别人扛……

我现在再做好事还来得及吗？呜呜呜……

哭了几天我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也不敢自杀，谁能保证我一定能反穿回去？而且就算能穿回去，万一那边的身体没了不就彻底没戏了吗？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我就走老套路，装失忆，一点一点套话。

终于知道，这身体的旧主摔了一跤，昏了两天，醒来就变成我了。不知道她现在会不会附在我的身体上？这生意好吃亏啊！我那蚀本的二十几年！呜……

现在是顺治十六年。她，现在是我，有了几个孙子。其中玄烨已六岁了，我记得他是八岁登基的。也就是说我现在是个寡妇，过两年还要死儿子，我是彻底没指望了。

我又哭，贼老天！如果非穿不可，为什么不穿早点？好歹让我见见皇太极，再不济，下嫁多尔衮时也行啊！现在好了，男人味儿我都没尝过，孩子也生完了，那点人生体验全过去了，就剩下替人养孩子了。苦啊！那天姓楚的亲我，我怎么没好好品味一下，光顾着发愣了，现在想回味一下都不行。呜……

第二章·我的家庭



009

要生存,先把泪擦干,走过去,前面是片天。

以前我只要祭出眼泪这终极武器,我那些堂兄、表哥没有不弃械投降任我宰割的。可今非昔比,顶着这张老脸,我也没法扑谁怀里去哼哼。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啊!呜……

所以与床缠绵了一个月后,我终于康复了。

在此期间,我仔细权衡了一下形势。在宫里头的女人中间,我是老娘,她们都得看我脸色,不用考虑。男人嘛……嗯,得好好谋划一下,没准还能弄点福利。

这宫里的男人,最多的是太监,一帮不是男人的男人。

再来,是那些皇子,最大的才八岁,小的才刚断奶,离成年男人还远着呢。我对讲床边故事没兴趣,忽略掉。

只剩下大佬——顺治皇帝,现在的年纪二十多岁,倒是正当年。据说是“生而神灵,天日之表,龙凤之姿,仪苑端凝”。我对乱伦没兴趣,但能过过眼瘾也是好的。所以思索一圈后,我开始期待宫里唯一的在职男人,我现任儿子福临来请安。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有一天,我见到了号称是佛心天子的福临。我又叫声苦命,什么嘛,整个千呼万唤“屎”出来。也许他以前是英俊的,可现在看到的就是一副人皮骷髅样,我也不是法医鉴证科的,没法根据骨架恢复原貌,所以失望,极度失望!而且他面色晦暗,颧骨较高,还有点吊角眉,眼里满是戾气,一看就是脾气很不好,怪不得被人说是龙性难驯。这下完了,连意淫也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苦也——

他一来就给我行礼，用冷冰冰的、明显是理性多于感性的声音说：“恭请皇额娘圣安……”

我暗吁口气，还好，没直接叫我“娘”或“妈”。有个比自己大的儿子还真是考验心脏。也没顾上计较他的态度，我也不知道该自称“哀家”、“本宫”还是“我”，只好含糊其辞，让他起来。又怕这骨架散了，忙让苏茉儿看座。

他坐定了，抬眼看向我。妈呀，这么冷的眼光，不像是看他妈，倒像是瞪仇人。我吓得一哆嗦，往后一缩。又一寻思，我现在可是孝庄，连狐假虎威都不必，我就套着虎皮呢，怕你做甚？忙又挺直了腰，狠狠地瞪回去。呼，幸亏是生病中，人人都当我是体虚所致，差点就露馅儿了。

他见我一凶倒气弱了，估计往常还是孝庄占上风的多。我又放心一点，本人最不缺的就是嚣张了。

他开始问候我的身体状况，我怕说多了露马脚，敷衍两句，装出体弱不禁的样子，打发他“晚安”了。又以关心他身体为由，叫他以后也不用来了。没办法，视觉冲击太强了，毕竟我心理上不是他母亲，做不到癞痢头儿子自己的好。

事后我才知道，这对母子嫌隙已久。

从顺治即位至亲政，两人是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自然没什么亲情。以后孝庄为巩固福临地位与多尔衮暧昧，又引起顺治不满。之后为了福临想废后立最爱的董鄂妃，母子矛盾更深。

顺治十四年，董鄂妃生下皇四子后不久，皇太后忽然“圣体违和”，谕令后宫妃嫔及亲王大臣去京郊南苑问安省视，其中也包括了董鄂妃这个产妇。当时正值寒冬，董鄂妃坐了二十余里车轿，又被独留下侍奉汤药，终于导致董鄂妃容瘁身羸，形销骨立。三个月后，皇四子原因不明地死去，据说太后嫌疑最大，董鄂妃因此一病不起。

顺治一腔愤恨，与母亲势同水火。所以，在我病中，他只来过两次应卯，其中一次还是在我昏迷时。

瞧瞧，那老女人给我留下怎样一副烂摊子，摧残儿媳，害死孙子，与子结怨，非陷我于水深火热的宫廷斗争之中。

我再次哀号苦命。所以见过福临后不久，一个雷雨天气，我支走闲杂人等，站在门廊下指着老天怒骂：“他妈的，让雷电来得更猛烈些吧！有种的你就给我个痛快！把我送回去！你爷爷的！”

结果“刺啦”一道闪电劈中我脚边的盆花，我“哧溜”一下蹿进了屋，再次肯定了自己是贪生怕死之徒。